

有没有很短且细思极恐的恐怖故事？

最近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城的命案。

一对网红博主情侣前往一个废弃的旧工厂探险，正在直播时，却突然被杀。

现场只有一位他们同行的女孩，理所当然的，女孩被定为犯罪嫌疑人。但奇怪的是，女孩却说自己刚到现场就晕了，根本没有记忆。

女孩叫宋真真，是一名大学生。

杀人现场留下了一段异常诡异的视频，网上风言风语，甚至有人说「鬼杀人」。嫌疑人宋真真也发了疯。

于是，警方拜托了隔壁谭平市精神病院的院长姜乃行，来对她进行精神司法鉴定。

姜乃行开车急切地开车赶往案发的余江市。

姜乃行的老朋友，省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心的高占林告诉他，这个女孩很可能是多重人格。

他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患有多重人格的病人，这是他的专业，也是他的兴趣，因此被吊足了胃口。

姜乃行急切地加了脚油门。余江市离他所在的谭平市不远，两个多小时就能到。

车子很快便抵达目的地。接待他的是余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王松队长。中午吃过饭，高占林才姗姗来迟。

姜乃行急于接触病例，便问他：「你为什么说凶手是多重人格？」

高占林眯着眼笑了笑，拿出一段视频放给他看。

姜乃行看着这段视频，这是大学生情侣赵俊杰和陈颖当时直播探秘的画面，镜头有些摇晃，有些阴暗，但看得还算清楚。

本在二人身后的宋真真突然消失不见。不久后，一个戴马头面具的人在镜头前晃了一下，接着就是二人惨叫的声音。看来，凶手是在直播时杀害了这对情侣。

姜乃行一边看着，高占林一边神秘兮兮地跟他说了下案情的诡异之处。

「吓人吧？这段视频网上已经禁掉了。嫌疑人宋真真跟那俩死者是好朋友，一起进的工厂，那俩死者直播中被人偷袭打死，

看视频的网友报了警，警察去了以后，宋真真正蹲在两具尸体前，手边就放着凶器——一把匕首，还有那个马头面具。

「奇怪的是，她说自己进入工厂就晕过去了，醒来以后才发现同行的两名好友惨死。发生了什么，她根本不记得。我对她做过检查，发现她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刺激，但精神还是比较正常的。似乎她是真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这才想到你，姜医生。」

高占林关掉视频，王松又补充道：「那里以前是造纸厂，因为污染整体搬迁，厂房便废弃了。废弃有接近二十年了。查过两名死者为何来到这个工厂。有人给他俩打赏，让他俩来这里拍探险视频。那个账号头像是一个马面人。案发后我们查了那个账户，户主就是宋真真。而且，那个马头面具跟宋真真账户的马面人一模一样。」

高占林掏出一包中华烟，给二人散烟。王松摆了摆手，掏出自己兜里的红塔山。而姜乃行从不吸烟，也拒绝了。高占林悻悻地捏出一根抽了起来，吞云吐雾。

高占林说：「其实，没有口供也可以起诉了，因为物证齐全，又有杀人动机。死刑估计是跑不掉。但她精神状态不稳定，这个状态下不太好直接移交检察院。她妈妈因为女儿的事情有点精神崩溃了，她爸使了点劲儿，活动了活动，到处托人请求做精神鉴定。所以，我才出面。姜医生，下面都靠你了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」

姜乃行点点头，意识到高占林所说的后半截话才是重点。他看着高占林手里的中华烟，莫名又想起他中午喝的那顿酒，似乎

明白了些什么。

2

余江市没有专门的精神病院，宋真真只能暂时住在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精神科，外面由警方看守。宋真真本是个面容清秀的小姑娘，此时却披头散发，抱着腿坐在病床的角落里，见人进来，身体便拼命蜷缩着。

医生言语安抚了很久，才把她带到一间僻静的办公室里。在这里，姜乃行、高占林和王松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。

见到他们三个人，宋真真眼神畏畏缩缩，不敢直视。

「小宋啊，别紧张，我俩你都认识，这位是我请来的医生，姓姜，也是来帮你的。」高占林笑咪咪地介绍道。

「求求你们放了我吧。」宋真真哀求道。

「姑娘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死了两个人，很严重的。直播出去那么多人都看到了，影响很大。又是案发现场抓到的你，人赃并获，你解释不通不行的。」王松皱着眉头。

「真的不是我，我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了。」宋真真语无伦次地解释着。

「你上法庭说这话，谁会信你？」王松摇摇头。

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姜乃行就一直默默地观察着。凭借着常年与精神病患者接触的经验，他认为宋真真没有精神问题，只是受

到刺激，过于害怕，有一定的应激反应。

「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」姜乃行插话道。

「真的不记得了。」

「那你还记得晕倒之前的事情吗？」

「记得，我们一起去那个旧工厂，我有点害怕，就躲在他俩身后。然后发生了什么就不记得了，好像是晕了过去，再睁开眼睛，他俩已经.....已经死了.....我真的什么也没做。」

姜乃行一直盯着她的眼睛。

「她没有说谎。」出来之后，姜乃行对二人说道，「老高说的没错，很可能是多重人格。」

高占林听到夸奖，似乎有些得意。

姜乃行继续道：「她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，恰好就说明是另一个人格杀的人。」

「那怎么来.....」王松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，「怎么弄清楚这些事？」

姜乃行说：「我要对她进行催眠，如果成功的话，能唤醒她的另一人格。」

高占林点点头，「这方面，你是行家。」

王松见高占林表了态，便询问道：「现在可以开始吗？」

姜乃行说：「我需要准备一下。但我有个条件，不能有任何人在场，也不可以有录像监控，否则会影响我的催眠。」

王松看了一眼高占林，似乎是在征求意见，他很为难地说道：「姜医生，这个恐怕不符合流程吧。」

姜乃行断然拒绝，「如果不可以，那就算了，只能另想办法了。」

高占林接过话来，「特殊情况，就特事特办吧。省内最权威的专家就是姜医生了。」

王松出去打了个电话，一会儿便回来了。他长嘘一口气，「向领导请示了，就按姜医生说的做吧。」

回到招待所，王松就送来了宋真真的资料，厚厚一沓，姜乃行看了整整一夜。

3

王松不太放心，还是站在楼道里等待着。他摩挲着右手虎口上的一道疤痕，那是几年前抓捕一名未成年罪犯时留下的。

姜乃行走进医院这间特意清理出来的办公室时，宋真真自始至终都低着头。

「你好，宋真真，昨天我们见过。」



「人不是我杀的。」宋真真低着头，冒出这句话。

「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。」姜乃行盯着她，目光如炬。

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没有人相信我。刚进工厂我就晕过去了，醒来他俩已经死了。」

「所以我要查清真相，查清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要相信我。」姜乃行的声音十分恳切。

宋真真抬头瞄了他一眼，「我为什么相信你？你跟他们都一样，都认为我是凶手。」

「我不是警察，也不关心案件。我只是想治好你的病。」

宋真真哀求道：「我没有病，人也不是我杀的，你们放了我吧？」

姜乃行为难地说：「对于你的遭遇，我深表同情。但我没有权力放你，除非.....」

「除非什么？」

「除非你配合我，找到真正的凶手。这是挽救你的唯一办法。」

宋真真眼里闪出一丝希冀，问道：「怎么配合你？」

「催眠。」

「催眠？」

「对，我要唤醒你失去的记忆。如果不是你杀了人，那么我会还你清白。」

宋真真懵懂地点点头，她同意了催眠疗法。

「那我们开始吧。你坐到沙发上。」

宋真真遵照指令进行了，但她还是有点将信将疑。

姜乃行站起来，摊开手，「你看，这里没有别人，只有我。屋里没有任何监控或者监听，所有的事情都只有你我二人知道，不存在我套你的话给警方。」

宋真真环顾四周，的确，这间屋里没有监控，她的疑虑慢慢解决了。

姜乃行拖过凳子坐在她面前，轻轻压在她肩膀上，非常认真地说道：「你要放松，尽量平静地呼吸，身体要舒展。精神上绝不要对抗，我是在帮你。」

宋真真点点头。

二人四目相对，目光中逐渐充满了信任。

姜乃行掏出怀表，摇晃起来。他开始对宋真真进行催眠。

「你的身体离开了地球，缓慢飘浮到宇宙之中。地球离你越来越远，你听不见任何声音，伸展四肢，飘浮着。时间离你越来越远。」



越远，你看到了苍老的自己，看到了幼年的自己。空间对你毫无意义，你可以前往宇宙中任何一个地方。冥冥中有个力量牵引着你，引导你脱离肉体，你的魂魄便是宇宙的物质之一……」

宋真真面前这个怀表晃动着，慢慢变成了一个时间的螺旋，她仿佛宇宙中的一个神秘物质，正伴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扭曲而不断坍缩。她的眼皮越来越无力，灵魂仿佛抽离了肉体。

4

几个小时之后。

宋真真躺在沙发上缓缓地醒来，姜乃行微笑地看着她。

宋真真睁开眼，她的眼神突然变得杀气腾腾，她环顾四周，换了一种沙哑而又阴狠的声音问道：「这是哪里？」

「这是医院。你是谁？」见宋真真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姜乃行有些激动地反问道。

「宋真真呢？你们把她怎么样了？」

「你不就是宋真真吗？」姜乃行抑制住自己的激动，试探道。

她突然冷笑一下，「我不是宋真真。」

姜乃行往后面的椅背靠了一下，问：「既然不是宋真真，为什么在她的身体里？」

她伸了个懒腰，站起身来，一边在屋里溜达，一边自顾自地说道：「好久没出来了，有点不适应。能倒杯水喝吗？」

姜乃行给她倒了一杯水。她咕嘟咕嘟喝下一整杯。姜乃行又给她倒上。就这样反复三次。她打了个饱嗝，重新坐了回去。

「你刚才问我什么？问我为什么在她身体里？其实这句话应该反过来问，为什么她在我身体里？」

「你们共用一个身体？还有其他人吗？」

「没有了。两个人还不够吗？」

「那她做的事情，你记得吗？」

「如果我记得，就不会问这是哪里了。我想问问，为什么我会在医院？你又是谁？」

「我是姜乃行，一名精神科医生。」

她点点头，「我懂了。是你把我叫醒的。我睡了好长好长的一觉，几乎忘记了时间。」

「你是什么时候进入她身体的？你有名字吗？」姜乃行在笔记本上记录着。

「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就在这具身体里。就像你，你会记得自己何时拥有这副躯壳吗？不会吧，一切来自混沌，一切也归于混沌。至于我叫什么，有意义吗？」

「那在工厂里，是你突然出现，挤掉了宋真真的人格，所以她什么也不记得了，对吗？」

「你是警察？」

「我不是。」

「那你就是在为警察做事情。」

「工厂里的人是你杀的吗？」姜乃行问道。

她没有回答，起身慢慢走到姜乃行身边，突然暴走，死死掐住姜乃行的脖子。也不知她为何突然有如此大的力气，那两只手像铁钳一样，姜乃行无法挣脱。他蹬着腿，踢倒了旁边的椅子。

王松听到这个动静，警觉起来。他来到门口，听到了搏斗的声音，便立刻开门，看到宋真真把姜乃行摁在地上。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拉开宋真真。姜乃行干咳着翻身起来，跪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良久才直起身子。

被制服的宋真真依然张牙舞爪地抗争着。王松不得不把她锁在了暖气片上。高占林和其他警察也闻讯赶来。

「宋真真怎么了？」高占林问道。

姜乃行喘匀了气，才指着她回答道：「这不是宋真真。」

宋真真依然被铐着，只是这次换到了公安局的审讯室里。审讯室里，除了王松等警察外，姜乃行、高占林也都在。监视器密切拍摄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王松问。

她回答道：「我叫刘超，是宋真真的好朋友。」

「为什么杀害赵俊杰和陈颖？」王松问。

「他俩在接吻。当着宋真真的面接吻。」

「接吻你就杀人？」王松厉声问道。

她不屑地笑了，这激怒了王松。王松拍了下桌子，「说，你为什么杀人？」

姜乃行摆了摆手，打断了王松。

「王队长，我能不能先问几个问题？」

王松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

「你叫刘超，性别是男吗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宋真真看到了他俩接吻，然后就晕过去了，是因为她喜欢赵俊杰吗？」

「是的。她一直很爱赵俊杰，但陈颖却跟他好上了。宋真真受不了，不敢面对。所以我出来了，帮了她的忙。」

听完这些，姜乃行看了看高占林，二人很默契地目光交汇。高占林示意姜乃行继续问下去。

姜乃行问：「你杀了赵俊杰和陈颖？」

刘超说：「是的。」

姜乃行说：「打赏他俩，把他俩骗过来的也是你？」

刘超点头：「是的。那时候我就计划好了，帮宋真真杀了这对狗男女。你们不知道宋真真对赵俊杰的感情有多么深，但赵俊杰转头却跟陈颖好上了。宋真真几次想要轻生，都是我把她救下来的。」

接下来，王松又问了些问题，刘超也都配合着回答了，基本把当时的犯罪现场还原了。

夕阳西下，但阳光还是很刺眼。姜乃行掏出怀表，看了看时间，怀表在窗户透进来的阳光的照射下，反射着炫目的光，照在刘超脸上。怀表晃动几下后，姜乃行收了起来。

此时，刘超突然晕倒在椅子上。

王松连忙上去，轻轻晃动「他」，要把「他」叫醒。过了一会儿，「他」才缓缓醒来。

「我在哪里？」女孩的声音柔软而且疲倦。



姜乃行谨慎地看着她，轻轻问道：「你是谁？宋真真吗？」

「当然，不然我是谁？」宋真真抬起手，却发现自己被铐着，她纳闷地看着四周，「我不是在医院里吗？」

「你差点掐死姜医生，还记得吗？」高占林问道。

「我？为什么要掐死他？」宋真真一脸茫然。

「她不是在玩什么诡计吧？」

「不会的。」姜乃行把一摞宋真真的资料摆在王松面前，说，「我查过宋真真的资料，知道刘超这个名字。很多年前，宋真真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她掉进一口井里，跟她一起掉进去的有个男孩，就叫刘超。几天以后，宋真真被救了出来，但刘超却死了。」

「真有这个人？」王松拿过资料看了看，他有点愧疚，功课做得还不如姜乃行多。

高占林也附和着：「这样就说得通了。她的另一人格从哪里来的，因为当年受到的巨大刺激，她脑中便幻想出另一个人格，也就是刘超。」

王松摇摇头，「不可思议，我办了这么多年案子，没碰见过如此离奇的事情。」

姜乃行解释道：「多重人格是身份识别障碍，属于解离症。患者根本意识不到另一个身份的存在，同时其他身份占据患者意

识时，也都是正常人的思维。这个病的发病率很低，所以很少碰见，你感到离奇也属正常。」

高占林笑了笑，拍了拍王松的肩膀，说道：「老弟，我们是专业的精神鉴定，给出的也是专业的意见。不敢说全国，至少在省内，姜医生和我，都是这方面最专业、最权威的。」

王松点了点头。

案子就此了结，高占林代表省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心签了字，认定宋真真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。根据《刑法》第十八条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，经法定程序鉴定确定的，不负刑事责任，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。在必要的时候，由政府强制医疗。

在回程的路上，姜乃行听着车载收音机播放的节目，一名女子被人催眠，让她干啥她就干啥，而女子醒来后却不知道自已刚才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。

姜乃行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大功告成了。

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

6

宋真真在谭平市精神病院的角落里瑟瑟发抖。在她的身边，穿着白衣服的病人们走来走去，一个一个像是游荡的孤魂野鬼。

有个自称秦始皇的人，絮絮叨叨地向宋真真说着自己如何穿越而来；另一名自称是执行秘密任务的间谍，一边向宋真真透露着自己的使命，一边又要宋真真将他所说的一切埋藏在心里，永远不能告诉其他人。

还有一个年纪轻轻妈妈，看到墙根长出的蘑菇，突然发病似的脱掉衣服，大吼大叫，两名身强力壮的护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她制服拖走。「秦始皇」煞有介事地告诉宋真真，这个女的是个疯子，因为采摘了毒蘑菇给儿子吃，导致儿子中毒身亡，所以看见蘑菇就会发病。

姜乃行在窗边静静看着这一切，他的脸上突然有种愉悦的神态，仿佛在欣赏一件自己亲手雕琢的艺术品。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小孩子的画，画中是几棵黑色的树和几棵白色的树，一名小孩子站在树林中间。此刻，画中的小孩和姜乃行一起，看向窗外的宋真真。

宋真真刚进来的时候，一直向见过的所有人说自己没有疯，她越是这样说，越是更加证实了疯子的身份。如果宋真真做了过头的事情，譬如哭、闹、大喊大叫，等待她的将是 330V 的电压。这些指令只需要姜乃行的一句话，「给她过电」，便立刻会有身强力壮的护工执行命令。

在这里，姜乃行就是国王。

每次过电，宋真真都会大小便失禁，昏厥在地，然后一身屎尿地被护工拖回病房。过电就像《水浒传》里的杀威棒一样，让疯子们懂得服从这里的规矩。

回到病房也不算完，手脚要绑在病床上好几天，吃喝拉撒都在上头。经历几次后，宋真真不再与任何人说话，让睡就睡，让吃就吃，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闲下来时就是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。再后来放风时，她也跟其他患者一样，像孤魂野鬼似的游荡在院子里。

宋真真融入这里后，姜乃行对她的治疗方法改变了。他常常将宋真真捆在床上，两三天不给她水喝。他说这是为了渴死宋真真的另一个人格。宋真真有一个单独的房间，在断水的日子里，姜乃行会在她扭头就看到的位置上放一个破旧的小书包，一个年代久远的空水壶，水壶上画着一匹马。

在宋真真因口渴濒临昏厥的时候，姜乃行会面带微笑走进来，用针管向她嘴唇上滴几滴水，然后问她：「还记得那年的事情吗？」

宋真真拼命用舌头舔干裂的嘴唇，渴求姜医生再给她点水喝，却对姜医生的提问充耳不闻。

姜乃行又问：「渴死的感觉好受吗？」

宋真真茫然地看着他。

姜乃行自顾自地继续说着：「当他无力反抗时，你抢走了他的水壶。当他快要渴死的时候，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吗？」

宋真真满脸惊骇，突然想到多年前的那一幕，她对那个祈求一口水的男孩说：「给你，我就不够喝了。」

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。」姜乃行平静地说道。

宋真真顿时流下痛苦的眼泪，嘴里呜咽着，拼命地扭动着被捆住的身体。

姜乃行帮她擦了擦眼泪，把一张银行卡塞进她的口袋里。

「这是你的银行卡，我借来用了用，现在物归原主。我用这张卡给你的朋友打赏，警察才确定是你把他俩引到旧工厂里的。其实骗你们进去的人是我，把他俩杀了的人，也是我。」

宋真真突然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。

「你随便叫，随便喊。这里我说了算。」姜乃行脸上划过诡异的表情，「我给你做了催眠，让催眠中的你说自己是刘超，戏要做足，你还得攻击我，这样之后再承认罪行，就会更逼真。这些我可是下了很大功夫的。而且只要我说你是多重人格，他们也都会如此认定。而你，自然会被送到我这里。」

姜乃行走出宋真真的房间，护士长在楼道里等候多时了。她告诉姜乃行，宋真真的父母想来看看女儿。

「还是那句话。」姜乃行有些不耐烦地说道。

「他们还拿了些东西让我给您。」护士长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报纸包着的東西。

「你们分了吧，但还是那句话。」姜乃行看都不看，他知道那一沓最少是五万块钱。

护士长收下好处，笑逐颜开，「行，还是告诉他们，病人正在治疗中，不能跟亲人见面，以免情绪失控加重病情。」

姜乃行又说：「加一句，告诉他们，他们女儿在我这里过得很好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」

嚎叫声从宋真真的房间传出，在楼道里回荡着。

姜乃行抬了一下手，「过电。」

两名护工向宋真真的房间走去。护士长骂道：「你们磨蹭什么呢！想不想干了？」两名护工立刻加快步伐。

7

这起旧工厂杀人案五年之后，王松从侦查一大队大队长升任余江市刑侦支队副支队长，正科级。在庆功宴上，他见到了自己当年的师父老胡。老胡退休差不多十年了。年届七十的他精神矍铄，还能喝一斤酒。大家纷纷向老胡敬酒，夸赞他培养了这么好的徒弟。老胡也很开心，喝了不少酒。

喝多了的老胡就开始流眼泪，说他干了四十多年刑警，见过太多阴暗残酷的事情了。老胡问王松，「你印象最深的案子是什么？」

王松想了想，回答道：「十几年了，那时我办了一个案子，凶手才十五岁。他没见过自己的父母，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带大。初中就辍学了。他爱打游戏，花了很多钱，后来有次他问奶奶要钱，奶奶不给，于是他就杀了奶奶。他爷爷回来，看到孙子

杀了人，就掏钱给他让他跑路，结果他以为爷爷要叫人抓他，便把爷爷也给捅死了。」

王松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又看了看端酒杯的右手虎口处的疤痕，继续道：「去年我又看到了他，他已经三十多岁了，在一个修车厂干活。我没认出他，是他认出的我。他对我说『是你抓的我，我永远记得你』。」

老胡咬咬牙，点点头，「这算一个。」

王松问：「师父，你呢？」

老胡说：「二十年了吧，有一个案子。就在你分到咱们局前一年，发生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。两个春游的孩子，大概七八岁的样子，迷了路，掉进了工厂的一口废井里，爬不出来。他们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

「三天以后，找到他们了，女孩活了下来，男孩却活活渴死了。其实本来应该能早点找到他们的，但有两个小孩说了谎，耽误了寻找时间，他俩是班干部，中途帮老师清点人数的。在那俩小孩走丢了以后，他们因为怕担责任，所以不承认是在中途休息时走丢的。」

王松说：「这事我知道。」

老胡摇了摇头，说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其实井里的小孩都能活下去，女孩救出来的时候，水壶里还有小半壶水。只要分给男孩喝，他也不会渴死。」

王松叹了口气：「不过，人在那个时候可真自私。」

老胡又摇了摇头，说：「不是自私，是杀人。女孩救出来的时候，男孩的家长也在现场，男孩的家长发现女孩抱着的水壶其实是男孩的。」

王松有点发蒙，问：「女孩抢走了男孩的水壶？」

老胡点点头，「对。男孩掉进去的时候，为了保护女孩，下意识地抱住了她，结果自己的腿和胳膊都摔断了。所以女孩抢走他的水壶，他无法反抗。」

王松疑惑道：「可案卷上不是这么写的。」

老胡说：「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，这些都没有写入案卷中。自然也就没人知道内情了。但我都写在日记里了。」

王松问道：「我能看一看吗？」

酒醒以后，王松拿出老胡的日记，这是一个早已泛黄的皮革本子，上面还写着余江市公安局几个字。这是老胡一厚摞日记本的其中之一。老胡的字写得很工整，日记内容记录得很翔实，每一件他参与的案子，具体的侦破过程和心得都记录了下来。王松通过日记本上记录的时间，很快便找到了旧工厂的案子，看到了那几个小孩的名字。

救出来的那个女孩子叫宋真真，死去的孩子叫刘超。这都是王松早就知道的事情。

他继续往下翻，终于看到了令他震惊的名字。

说谎的两个孩子叫赵俊杰、陈颖。

这不就是旧工厂案件的两名死者吗？

凭借多年的查案经验，王松感觉之前的案子绝对没那么简单。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，他应该怎么查呢？那就要查刘超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了。如果是刘超家人复仇，那么会如何做这一切呢？

经过一番走访，他终于查清了刘超的身份，这个结果也印证了他的想法。刘超原名叫姜超，是姜乃行的儿子。姜乃行与妻子离婚后，儿子改名跟妈妈刘巧霞一个姓了，叫刘超。

王松惊叹不已，旋即感慨，这是一个精心布局的复仇计划。

王松匆匆开车前往谭平市精神病院，要与姜乃行当面对质。到那里才得知，姜乃行去年就移民欧洲了。

他又连忙打听宋真真的下落。护士是新来的，院里又恰逢改制不久，过去的老人所剩不多了。护士辗转问了好几个人，才从一名老护士口中得知宋真真的情况。宋真真去年就病亡了，时间差不多在姜乃行移民之前。

老护士悄悄透露，宋真真的死其实是管理问题造成的，她被绑在一个空屋子里，没吃没喝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五天了，人已经死了。院里为了推卸责任，便说她是因病去世的。

王松听到这些，顿时感觉有些天旋地转。

老护士还说，尸体被发现的时候皱皱巴巴的，像只脱了水的鱿鱼。

注：

- 多重人格又名分离性人格障碍
- 个体上存在两种或者以上不同身份或人格状态
- 与童年创伤密切相关
- 心理治疗是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法

该盐选专栏共 8 章，87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推理者言：无法被看清的惊悚真相

袁知鱼

共 8 节

会员专享 ¥29.90

发布于 01-25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